

● 柯平 著

书目情报系统 理论研究

● 书目文献出版社

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

柯 平 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柯平著.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ISBN 7-5013-1288-5

I. 书… II. 柯… III. 图书目录—情报—理论研究 IV. 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7570 号

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

柯 平 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景山印刷晒图厂排版 涿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23 千字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5013-1288-5

G·351 定价: 13.50 元

序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速度的明显加快，知识和信息量急剧增长，书目情报实践活动产生了很大变化，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报道文献信息与人们对文献信息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人们对文献信息的特定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精确化趋势。因此，传统手工式的单一型书目情报系统已无法容纳日益增长着的巨大的文献信息量，也无力控制文献信息流，很难提供书目情报需求者所需要的知识与信息。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书目情报工作突破了传统的模式，计算机化的书目情报系统大量涌现。实践呼唤着理论从发展角度对书目情报系统进行研究。

柯平同志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一书以大量书目情报系统建设经验为依据，以知识传递和利用来满足社会文献信息需求为目的，以系统与环境的联系为基础，对书目情报系统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研究。这对开拓目录学研究的新领域，丰富目录学的内容体系和发展目录学应用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它是一部书目情报系统方面体系比较完备、论述比较系统、观点比较新颖的理论专著。此书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对书目情报系统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层次的阐述，拓展了书目情报系统研究的理论层面。作者首先着力于有关书目情报系统基本概念，如“书目情报”、“文本书目情报”、“文献书目情报”等的界定与解释，以及各概念之间关系的论述，力图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书目情报系统”的概念体系基础之上。

这一作法是正确的。因为科学认识的成果是通过形成的各种概念来加以概括和总结的，论述任何科学理论原理都必须以严格确定的统一的科学概念作基础。

在书中，作者从广义的书目情报系统出发，阐明了书目情报系统的功能，如：基本功能、特殊功能和社会功能。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作者从文化、科学和知识的角度论证了书目情报系统具有文化积累、科学导向和知识控制的社会功能，并将书目情报系统与生命信息系统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书目情报系统具有记忆、传播和智能开发的功能。论述深刻，颇具新意。

第二，从系统环境的分析出发提出了关于书目情报系统运行机制的理论。作者通过对由外层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到内层的“书目情报源——用户”环境的剖析，揭示了书目情报系统的两种运行机制：文献信息控制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作者将书目情报源与用户紧密联系，提出两种书目控制思想的划分以及关于文献数量与质量控制的基本规律。书中提出的同聚异散、需求相关、提炼增值、满足极限等宏观控制的思想具有独创性。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是本书的又一特色。作者以大量书目情报系统建设经验为依据，论证了书目情报系统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提出了书目情报系统与事实情报系统一体化的思想，令人折服。作者搜集了许多关于世界各国国家书目和我国编制书目索引的资料，有助于对国家书目情报系统进行理论探讨和比较分析，为我国书目情报系统建设提出了一个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作者还对整个书目情报系统从社会变化的角度进行发展研究，总结了书目情报系统的现状，对未来书目情报系统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特别是关于第四代书目情报系统的设想更为精辟。

《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论证充分有力，文字通畅。这是作者近年来的潜心之作，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柯平同志自从上大学一直到获得博士学位，在武汉大学就读整整 10 个春秋。我与他有过多年的切磋，他热爱目录学，悉心研究目录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值此《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出版之际，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深信该书必将对促进我国目录学研究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彭斐章

1995.3.12. 于珞珈山

前 言

书目情报作为植根于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已扩展到人类社会活动的许多领域，日益受到广泛重视。根据国外著名咨询公司林克资源公司（Link Resources）的调查，科技书目情报是当前大众最关心的四大类情报之一。书目情报服务正是依靠这种区别于金融、法律、新闻等事实情报的书目情报，开展丰富而有科学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活动。

加强科技和经济发展中的书目情报服务，迫切需要建立综合性、多功能的书目情报系统，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文献信息需求。随着信息社会化、社会信息化以及作为社会战略资源的信息和信息量的激增，揭示与报道文献信息与人们对文献信息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传统的手工单一书目情报系统既无法容纳巨大的文献信息量、制文献信息流，也无法提供用户所需的一切知识与信息，使文献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从而不能支持信息时代的书目情报服务。然而，以计算机为中心的情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着传统的书目情报系统构成，为其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条件。与此同时，社会文献信息需求的多样化、复杂化对书目情报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之具有迅速准确地处理和传递大量书目情报的能力。在此条件下，计算机化的书目情报系统大量出现，并与以二次文献为中心的手工书目情报系统发生着复杂联系与矛盾。如何解决书目情报系统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书目情报及各种系统的作用，从理论上进行研究，以指导实践，这是十分重要的。

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建立在对于具体书目情报系统的认识

上，以信息系统的一般思想为指导，研究书目情报系统的基本理论问题。它对于开拓目录学的新领域，丰富目录学的内容体系和发展目录学应用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研究以系统与环境的联系为基础，充分考虑到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影响，文献、用户的变化以及市场经济的需要，通过系统文献信息控制与市场资源开发的探索，揭示书目情报系统运行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对于从整体上认识书目情报系统，对于文献信息研究、用户研究与书目情报系统管理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一研究还要考虑到书目情报服务的状况，将丰富的文摘、索引和目录活动纳入书目情报系统，为建立和完善国家书目情报系统提供理论依据。这对于调整书目情报服务的重点、方向及提高书目情报服务效益有直接的作用，对于改进我国书目情报工作管理，发展书目情报事业具有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应用系统论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分析系统的各种要素和内外环境，在此基础上进行书目情报系统运行规律（包括控制、开发与评价诸方面）的探究，并落实到为书目情报服务的系统建设分析以及系统发展展望上，达到全面认识书目情报系统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从社会发展角度揭示书目情报系统运动规律的研究目的。

目 录

第一章 文献信息交流系统中的书目情报系统	(1)
第一节 以书目情报为基点的书目情报系统	(1)
第二节 书目情报系统在文献信息交流系统中的作用 与地位	(17)
第二章 书目情报系统的类型、结构与功能	(32)
第一节 人与书目情报系统	(32)
第二节 书目情报系统的一般结构与功能	(38)
第三节 各类型书目情报系统的功能比较	(45)
第四节 书目情报系统的社会功能	(59)
第三章 书目情报系统环境分析	(73)
第一节 影响书目情报系统的社会环境	(73)
第二节 影响书目情报系统的技术环境	(89)
第三节 影响书目情报系统的“书目情报源——用 户”环境	(98)
第四章 书目情报系统的文献信息控制机制	(109)
第一节 书目控制与书目控制论的意义	(109)
第二节 书目情报系统的微观控制	(117)
第三节 书目情报系统的宏观控制	(125)
第五章 书目情报系统的市场特征	(139)
第一节 书目情报系统开发的市场特征	(139)
第二节 书目情报网络的市场特征	(147)
第三节 书目情报产品的市场特征	(156)
第六章 书目情报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价	(171)
第一节 衡量书目情报系统的价值标准	(171)
第二节 书目情报系统的费用效益比较分析	(180)

第三节	书目情报系统社会效益的综合评价·····	(188)
第七章	国家书目情报系统建设·····	(203)
第一节	国家书目情报系统的基本理论问题·····	(203)
第二节	我国与国外书目情报系统比较·····	(217)
第三节	我国书目情报系统的建设路向·····	(244)
第八章	书目情报系统的发展趋势·····	(257)
第一节	变化中的社会角色·····	(257)
第二节	书目情报系统现代化趋势·····	(261)
第三节	未来书目情报系统展望·····	(271)
主要参考文献 ·····		(281)

第一章 文献信息交流系统中的 书目情报系统

确立书目情报系统的一般概念，明确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这是进行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的基础。乔纳松·特纳 (Jonathon Turner) 提出理论至少包括概念、变量、陈述、形式四个要素，概念是“建筑理论大厦的砖石”^[1]。阐述书目情报系统在文献信息交流系统中的作用与地位，就是要在现代目录学中建立新的概念体系。它关系到书目情报系统的理论体系乃至现代目录学范畴的界定。

第一节 以书目情报为基点的书目情报系统

当引入系统的概念分析目录学时，许多现象呈现出系统特征。目录款目的集合性、款目之间的关联性、目录体系的层次性、目录组织的目的性等说明可将目录看作一个系统。然而，目录仅仅是通过文献信息搜集、整理、揭示、编排等一系列活动的产物，这一系列活动不只是文献的集合，而是由人和物等许多因素组成的集合体，它表现着物质和信息的流通以及人员、资金、物质等的有组织活动，是有目的、有相互联系的、动态的活动。从系统观点看，与书目活动有关的各种因素组成一个系统，称之为书目情报系统，其逻辑基点不是书目，而是书目情报。

一、从书目理论到书目情报理论

书目理论是以文献特别是图书为实践对象，以书目为认识对

象, 研究书目形成、功能与发展的理论。无论是书目还是书目工作的研究, 虽然概括了文献从搜集、选择、著录、评介, 到分类、编排, 形成书目的全过程, 但是作为一个系统只注意到输入和输出两端, 都是对事物或现象的认识, 没有上升到本质。况且, “‘Bibliography’ 这个词使许多人费解”^[2], 用书目、书目工作包括系统中的索引与索引活动、文摘与文摘活动等, 又与目录、目录工作交替使用, 易于引起术语混乱。

书目情报理论是书目理论的发展, 它的提出是目录学研究的一个转折点。这一理论包括书目情报概念、结构、功能、书目情报与相关概念的联系等问题, 涉及到科学交流、情报交流、书目控制等领域的研究。但迄今为止, 关于书目情报的理解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英文中的 bibliographic (al) information 在 50 年代的目录学文献中经常出现。著名目录学家谢拉在讨论美国系统书目时说“……布里格姆为目录中遗漏了一些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如出版地和出版时间感到痛惜”, “不同种类的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表明了不同的服务目的, 例如塞缪尔·坎贝尔著录的出版时间和地点对大学、‘公共’图书馆比对购买者个人更为有用和重要”^[3]。加利福尼亚大学阿切尔·泰勒在 1957 年出版的《图书目录》前言中指出个人、团体、书商和出版商目录“这四种类型的目录是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的主要来源”。这些说明书目情报是文献出版的信息。从词典的解释看, 《哈罗德图书馆员词汇》至 1990 年已出 7 版, 它将书目情报解释为“为便于订书作出鉴别的有关一出版物的详细情况, 包括作者、书名、出版者、出版地、版次、丛书注、卷号、分册和补编以及定价, 部分图书还包括编者、译者或插图者。有时称之为 ‘trade information’”。1989 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百科词典》亦有同样的解释。根据这种释义, 将这一术语译为“书讯、文献报道、新书通报”是欠准

确的。

在60年代的苏联，目录学界在科学情报和科学交流的讨论中注意到书目与情报的关系研究，如1964年古多夫希罗的《书目与情报》、米哈依洛夫的《科学情报与书目、图书馆事业的相互关系》。有不少人把“情报书目”（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译为通报书目）作为书目的一种基本形式。到70年代，在讨论目录学术语时，才提出目录学领域的新概念——书目情报（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1970年列夫伊的《从科技发展角度看专家们对书目情报的需求》，1971年别特罗夫斯基的《论苏联技术书目情报发展的现状和道路》等文献就是对书目情报的初步认识。1977年巴尔苏科和科尔舒诺夫的《苏联目录学状况、问题与前景》一书表达了书目情报的基本思想，指出“书目情报（第二位的文献情报）正在作为这一概念中最一般最普遍的概念公诸于世，它是作为情报报导的一种特殊形式进行研究的。就这个概念而言，书目的一般理论就是书目情报理论。‘书目情报’这一概念的意义首先在于，借助这个概念可以保障书目作为一个体系而完整理解之，亦即采用了区分与书目有关和无关的最一般的标准”^[4]。经过目录学家的讨论，这一术语得以承认。

对于书目情报的认识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而出现了狭义与广义的分歧。索科洛夫认为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内容和形式的二次事实情报，表现为用自然语言或情报检索语言表述的标准书目报道，“不包含有充分的和必要的事实数据的文献报道不应列入目录系统中”^[5]。ГОСТ 7.0—77《书目：术语和定义》将书目情报定义为“为识别和利用出版物所必需的出版物信息（不论这些信息的提供方式是口头的、阅读的或机读的）”，这一定义接近于西方的书目情报概念。

广义的理解认为书目情报是二次文献情报或图示文献情报。

1981年科尔舒诺夫主编的《目录学普通教程》发展了国家标准中的定义,提出“书目情报——是以具体的历史形成的形式,在文献交流体系中发挥检索、交流和评价功能的关于文献的情报”^[6]。彭斐章评价说“这一概念是建立在对书目活动根本问题的深刻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现代哲学、科学学、情报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的成就,奠定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思想,能够完善整个书目活动”^[7]。

科尔舒诺夫对于书目情报的研究吸取了最新的研究成果,1990年在他主持编写的《目录学普通教程》最新版中,对书目情报的定义又作了补充^[8]:

书目情报——是以一定的方式在文献交流体系中实现检索、交流、评价的基本社会功能,并以满足和培养社会文献需要为最终目的,关于文献的有序化(标准的)情报。

在这个定义中,增加了目的和特征的表述,指出书目情报是以满足和培养社会文献需求为最终目的,是关于文献的有序化(标准的)情报,更符合二次文献情报的理解。

上述两种理解有一个共同点,即将书目情报作为二次情报。问题是包含在事实情报之中还是与事实情报相区分,列昂诺夫根据二次文献中有内容的(一次的或事实的)情报和文献(二次的或无事实的)情报的两面性以及用户关于必需的情报来源报道需要和对必需情报本身需要的完备性作出了综合分析,提出书目情报有两个重要特征:作为二次情报的一种形式,是一次文献压缩的结果;具有关于文献的情报即组织文献交流系统面向检索阶段所必要的充分的文献情报^[9]。

二、书目情报的概念与表现形态.

讨论书目情报的概念,必须从它的相关概念入手,理顺概念之间的关系。

国外的书目情报观明确了书目情报与文献（一次文献）的关系（依赖文献而存在又促进文献识别和利用），这种认识表达了最简单的书目情报思想。用这一概念区别于具体的书目工具或书目工作成果，反映了各种具体书目成果文献报道的共性。虽然在目录学实践中早已注意揭示文献中的各种信息并总结了一系列的方法，但在理论上缺乏统一的概念。书目情报这一术语概括了一切书目活动的本质，使书目工作对象从文献深入到文献中的信息，这在目录学认识论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从概念的外延看，狭义的书目情报关注的是文献的整体信息特别是文献的形式特征信息，这些信息与书目工具的内容相一致。然而，限于这样一个范畴仍然不能超出传统的书目工作。因此，广义的认识把书目情报从“出版物揭示”扩大到“关于文献的情报”，包括了文献的形式特征和内容信息。

然而，这些观点都把“书目情报”独立于“文献”之外，因而，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两个术语是同一个概念范畴吗？从表面上看，更确切地说是以现实的实践范围为依据，书目情报是处理文献的现象，这里，通常把文献看作具体的事物，而忽视了物质表象背后的知识和信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关于文献的知识说和载体说有片面性，文献传递的语义信息特征以及它对文化的物化决定着文献是“将知识与信息通过记录的方式存贮在一定物质载体上，能够传播与利用的文化符号系统”^[10]。这个系统的物质部分可称为文献媒体，语义信息部分可称为文献信息，两者只有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文献是人工物质与观念信息的统一体，有一定的客观存在形式，文献信息则是文献的一个方面，依赖于物质载体而存在”^[11]。这就说明，文献既是精神范畴也是物质范畴的概念，与纯精神范畴的信息、知识概念是有区别的。

值得注意的是，“书目情报”与“二次文献”被不恰当地交替使用，其原因主要是把书目情报当作一次文献的分离物。在科

尔舒诺夫 1981 年《目录学普通教程》中这样写道：“人们从文献本身分离出关于文献的信息并为克服文献和需求者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同一，而记录和组织这些文献信息的活动就是一切书目活动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出发点。这种关于文献的信息就体现为‘书目（二次文献情报）’的概念。”1990 年版补充说：“关于书目情报的讨论表明并强调了书目情报作为社会情报特殊形态的辅助（二次文献的）性质。”

二次文献是按照文献的加工等级划分的区别于一次文献和三次文献的概念，是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理后的产物，具体表现为书目、索引、文摘等。如果将书目情报既独立于一次文献之外又等同于二次文献，则将书目情报这一抽象的概念又物化了。当然，书目情报必须经过传递才能发生作用，其传递除二次文献外，就没有其它形式吗？文献综述、评论、书目文献指南等三次文献不都是传递书目情报吗？二次文献、三次文献都是特殊的文献，而书目情报则是被二次文献、三次文献传递的，与知识、文献信息同一概念范畴的概念。

不能把“文献信息”限制在“一次文献”中。《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情报学词汇》（1983）将“文献信息”解释为“关于文献或文献中的信息”是十分明确的。关于文献的信息属于书目情报是毫无疑问的，而文献中的信息与书目情报是否相对应呢？从文献的内容结构形式看，任何具体文献都有题名、作者、摘要或目录、正文、参考文献、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 text 既指“一本书或印刷品的主体”，又指“一书中的作者原文”，是与作者的知识创造，即作品最接近的概念，应称为“文本”。近年来，西方“文本社会学”（a sociology of texts）研究认为一个文本的创造是社会的一种工序，作者只是这一工序的开创者^[12]。文本对于文献的重要性表现在它是知识创造者最初的知识表达，是一种事实情报的集合。而文献中的其它部分都是与文本有关的

辅助知识表达并便于人们阅读理解的情报，它们与二次文献、三次文献中的情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应当是书目情报，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在文本形成过程中原生的，而后者是再生的。

现在我们回到书目情报与文献的概念范畴问题上，将书目情报与事实情报相对应，同属于文献信息的范畴，这样，作为精神范畴的书目情报概念与介于精神和物质范畴的传播媒体、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等概念在外延上是交叉的关系，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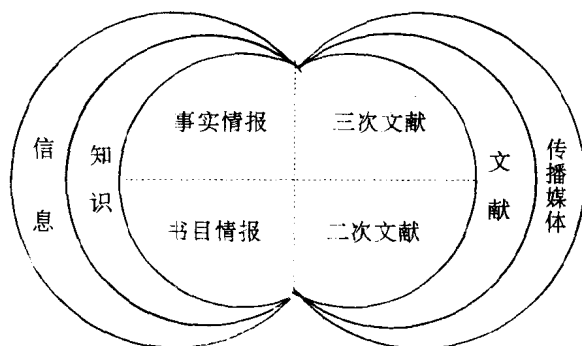


图1 书目情报与文献概念范畴

在这一图中，书目情报在知识中的比例无法准确表达，但明确了书目情报与文献的关系及各自的概念范畴，从而彻底改变了从“文献→二次文献”的事物认识框架到“文献→书目情报→二次文献”事物与现象认识框架。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可以建立“信息→知识→书目情报”的抽象认识框架，见图2。

对这一认识框架的解释可作如下表述：

——文献信息是知识中经过记录符号处理的社会信息，知识与社会信息的存在是形成文献的基本条件，载体形式的转换不改变文献信息，只是加速知识和文献信息传递。文献信息中，经过